

卷一

建寧府南
城呂氏
家藏

民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三十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臣也帷者帳也
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又編
諸子總有三本其一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
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
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
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行四字

按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華旗麾進退趨
闕之法今其文相揉蓋非未學所能離異
故并論而分別之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薛良吾集卷三十

呂氏藏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鬪

二止鬪

三退

四皆

五急皆皆一本趨

魔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一作青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陣勢八

一本陣上別有虎翼字非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為天

三革三金為地

二革三金為風

三革二金為雲

四革三金為龍

三革四金為虎

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蛇舊注此八陣名用金

制之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
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
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
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一作執音不止者行伍不整一作
師金革既息一作而角音不止者師並

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當作四隊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蛇蟠雲

為翔鳥一本次縱

右續圖故列之于紀也

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

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八卦陣法其中既不用奇正

餘奇為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
 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
 之急處或總彌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衝一本地有軸
 前後有衝風雲作有風附於天雲附於地作附衝有重
 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
 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
 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作有一陣訖遊軍從後躡敵
 或警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作生一作生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之字下一風為蛇蟠圍繞之義

也作圍繞一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
 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
 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扶一作鳥向敵而翔以
 應之虛實二壘一作軍皆逐天文氣候一本下向背山
 川利害隨時而行一作以正合以奇勝一無天地以
 下八重

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
 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弘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今按
 誤下故迂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
 觸類而長一無此章或曰握機天或圓布不動一作天
 幸良吾集卷之三

不前為左後為右一本左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
 下有風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地其次天衝其
 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地其次天衝其
 其次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地方布風雲各在前
 雲衝之前前字無上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
 後衝之前前字無上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
 次天兩地為比是也公孫弘曰此為動為從天陣變
 中問兩地為比是也公孫弘曰此為動為從天陣變
 皆雜出經文中為動也一本自公孫弘曰動靜二義
 縱布天一一作兩龍者象龍而縱字上有雲象龍
 天二次之一作二天一作一龍者象龍而縱字上有雲象龍
 一無下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無天地字一無居其
 四地字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無天地字一無居其
 其右後衝居其左右無二句一無天地字一無居其

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四字一本下有此為動也
 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已於中其微
 有差異而范彘樂毅之說把雜今亦錯已於中其微
 部隊或三五或三或五或十或二十或五十或百或千或萬
 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通之理寄以相傳授
 子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為一經本其部隊上
 五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為一經本其部隊上
 氏十與此有異者天或變通由人以為一經本其部隊
 氏十與此有異者天或變通由人以為一經本其部隊
 經而與此有異者天或變通由人以為一經本其部隊
 尚如今馬本有勸止觸類而長列于續圖雲為翔鳥之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

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讚

動則為奇靜則為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
輪轍 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
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
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地其意漸玄風能動物

萬物驚焉地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奇兵讚舊在正陳下移此以便乎讀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
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皆有曾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鷲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
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
與虎為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
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
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
其中散之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
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
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轟乍皆
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靴音

魔角

魔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魔者指揮

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自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

隨時棄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

四字關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

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

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

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天一作下

叙握奇經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

題七百九字以衆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

而存異文于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廣都魚復觀覽

武侯八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

詳究聞成都唐碁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

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閭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為

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於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

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為旗法前古服章之辨
為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
遠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
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
奇正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
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志兵
陰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
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
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偽訾也七略兵
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

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皇
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武君韓信
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
為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
焉用形勢紀綱軍政為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
可為懊歎舊文奧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難
誦習李筌繪為八陣既為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
不無訛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為有徵走得馬
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為詮定其文并繪陣圖于後竊
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

經可以自得之矣

右諸葛武侯八陣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魚復
 魁間二文方圖互見陳隊相容其實皆一法也裴
 緒采諸家以為八陣常山之蛇而九其法方陣正
 而厚利變圓圖而無角利守牡前銳後重象劍之
 鋒利潰牡張其兩翼前單後複利吞衝方前眾後
 疎利巨爭險車輪形圓六出強弩四備利進眾置
 張其四翼備在首尾利殺鴈行前銳後張延邗而
 行便於左右利於繞人八名皆本孫子方陣白
 吳超之車箱諸葛亮之洞當也黃帝五行之金陣
 五行之士陣吳起之車軋諸葛亮之中黃也壯

陣亦名却月黑旗一鼓五行之鼓水陣吳起之曲陣
 諸葛亮之龍騰也北陣朱旗二鼓五行之火陣太
 公旗三鼓烏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飛也
 衝也眾置鵲旗七鼓太公三才之陣諸葛亮之折
 翼吳起之卦陣葛亮之禽翼左傳之魚麗也
 亮之握機也八鼓行鵬旗九鼓三才之陣諸葛
 吳起之鵲諸葛亮之衝陣常山蛇陣龍旗六鼓
 非古也

八陣轉而相勝更為雌雄法曰正厚者力併故方
 勝圓猶厚勝薄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
 角牡可敗也故圓勝牡猶聚勝散也法曰銳而鋒
 者夾擊之故牡勝牡猶複勝單也衝方戰者相促
 居者有餘牡皆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虛法曰得

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壯勝衝方也車輪兵得
 成行善冒亂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之力
 果置備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四備善衝亂敵法
 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故衝方勝車輪
 車輪勝果置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鴈行延和
 便於周旋果置前後橫而中縱故勝鴈行法曰厚
 而正者堅當選兩翼脅其兩旁故鴈行勝衝方也
 其說如此而所圖陣法不能尽如其文將由多讀
 古人之書未暇備嘗其制也要之八陣之法蓋不
 離乎天地風雲之變衛公六花十二辰陣六花中
軍及左

右虞侯左右箱二總管凡七軍中營居申中六營六
 面以援中軍六軍又各有小營二陣二曰曰中
 黃二曰大玄子三曰大赤午四曰破敵丑午曰曰左
 突寅六曰青蛇知七曰惟亮辰八曰前衝巳午曰先
 鋒未十曰右擊申十一曰白雲酉十二曰陣各八百
 十為一曰後衝亥十四曰遊變中黃十貳陣各八百
 人為一曰小方陣周十二曰隊各五十人白雲清
 能大赤大玄如百人以備追襲餘八陣中抽八百
 人為一曰遊奕每陣相去百步皆八陣之正耳近世
 習知浪戰事不師古兵之形勢豈徒不講爭恠笑
 而非短之前人陣圖遂皆亡佚李筌法固非古復
 混殺以士遁陰陽之流其道可觀今此數家而已
 論以握奇八陣可以默而識之古人節制之師蓋
 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陣法奇正節制之

所存也取其要附諸圖法後世雖有作者其亦不出此矣

八陣圖贊并序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高平者自鄧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新都者隆土為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千在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憑流前敵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問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新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為江

石蓋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休
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東於門
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陣於江路因水
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
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
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
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我我八陣實賴其衝子石
卷於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棹隱若敵國屹
若長坡故桓溫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
不轉也若夫四顧八尾隅落鈎連隙陣相容觸處為

首則新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營壘
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興
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焉先王寓兵於農而居之以
丘井折衝樽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
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為二途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
圓而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
而天地文理備焉先天之文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
之作寧武侯私意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
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彙以立

秋日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寔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奧則八卦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語也至於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本諸孫吳方圓牝牡衝方眾置車輪鴈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尔焦氏易季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準庸可尽名之乎觀古懷人敬為之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縱橫端如置碁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鈎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問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形雖八天七攸存四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翕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体則陰陽虎旛蛇旒龍旗烏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啓闔無鍵而闔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年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

迺迺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禽孟獲先王休國兵甲本兵干戚之容萬舞子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睽斜窺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隴都肄誰其興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先王遺法向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蒼叵測心服奇才嘆興勅敵新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凌江

丘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壞率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叙黃帝陰符經

陰符經三篇李筌所傳本三百二十七言凡三百六十三字龍昌期注本衍自然之道靜已下八十有九言以相校讎定從龍昌期本孫光憲稱王蜀軍校黃承真得鄭山古本與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猶未聞衍字如此其多也語云陰符三百字則昌期本若可疑其句法又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刪也姑存其語以俟後來者裁之山谷先生以為經出李筌熟讀

其文知非黃帝書也歛文奇古及詭譎不經其言糅
 雜兵家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駐可笑惜其不經柳
 子厚一棊繫也其笑然矣謂其糅雜兵家似乎未詳
 經意所在李筌序道驪山老母授經之事大約依放
 老子河上公序張子房授書記下之說其亦誕矣就
 令果為寇謙之所藏之故要非黃帝書也康節先生
 謂與素問皆七國時書為近之矣留侯武侯註未之
 見李筌又未嘗及妄可知已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
 易宣包氏二圖虎而圖多包黃帝治五氣而方術者
 名之此必然之理也陰符經專明盜時修鍊在養生
 者不為無取其文大畧效法古文老子語意謬矣或
 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誣乎使陰符果無可現者則
 何以為道術祖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沈覽
 兼通無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澣日書

叙古文老子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下經也無八十一章之辨後
 先文字亦多不與今同走幼讀論語孟子諸書睹其
 言與章戾疑章分非故書之舊必講師無自得者之
 為泉見黃庭堅論莊子篇名閭與之會為其已見弗
 敢必其然得郭忠恕所上孝經古文始知不謬今而

獲此可以無疑蓋書之在古初未始不完而正弊於
鑿說震以大譎故其書存失貞衆矣今文老子有河
上公注實首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文
人教安期生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為曹相國
師修黃帝老子李則夫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
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恠誕不稽葛洪載之
神仙傳中封演已知其妄据史記列仙老子傳皆云
著上下經是則漢人所言分章無說而古文嚴密其
言上下相明蓋不俟注釋而通坦然甚著紊其先後
則必注釋乃明是故剛分二經以成其妄道德可判

其推曰或然章而分之義可離矣然則分章折句可
照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廢於後宜也日走掌讀
老子以為於闔闢為有窺第以矯枉過中失聖人意
欲為訓注八八其否然窮竟其辭乃知其於道無得
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無為道有故非
道也與故聖人之經皆隱不論孔子亦所罕道惟尊
以一貫語子貢子與易中庸最為幽渺之書其旨良
以見道不過示之中制俾人默以會通至老子則不
然為書務以言尽如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以似是矣
復不能守之欲以多言範圍自己既而去道弥廓費

辭愈多而言不知所從於是吾不知為誰之子象
帝之先之說其弊數數而見不可以毛奉大旨皆依
微道要為名擬之晚益失守所知流於刑名數術而
批糠仁義絕滅禮樂靡不為四者雖非道体之全奉
者尤所當務蓋去此則非道而老子斥之晚進李焉
故其善者為私己不善則渙漫譎詭而不自齒於世
途反道敗德抑又皆老氏而馳迹其源流弊生有自
雖然讀此書可以輕利欲祛物我齊得喪潛銷悔吝
於暗曖渺冥之中在明達之士不可謂無補則老子
一書非可廢也世之是非或已甚故為辨析于終篇

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
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興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
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致
役乎坤坤地也說言乎兌兌正秋也戰乎乾乾西北
之卦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
之卦也參天两地錯綜以變八卦相盪聳暮直日而
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
符九星以幹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
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

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十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
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
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通以體
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儼諸其形
容示人以槩範也上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
可以則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者為之任天
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象顧若是乎
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帝堯平秩四
序有虞齊政王衡夏南巡祁寒北守豈無天道通乎
人事而已漢之成哀亘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莽卓之

不順焉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
道寫符辟兵則膠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
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
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
雖如書方貫梓射天殺神祝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
尚皆有取諸儒廢焉過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淪於恠
其書與術今顧傳於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
薦紳先生蓋所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貞聖
人之遺術也粹其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 卷推
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

甲歷序

序曰歷之興也其於太古乎作歷者其憂天下乎是故數十為干以盡日其支十二以盡辰斗建之行以盡月積月周天以盡歲閏已者十餘分以成歲次者也歲律之運生民之本也是故數以記之歷以命之古者聖人之作歷也幽研於易以定數錯綜於爻以應曆法象於陰陽而和順於吉凶通理於人而遂物上古晝動而夜息未有星紀故以木生記歲未有書數故以結繩致約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圖於天俯以矩法於地觀五行之文測晷景之度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造八卦以調八風作三畫以定中氣始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會萬物之宜是故八卦者八風之象也三畫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包四時者莫易乎歲成歲功者莫加乎歷歷也者歷往而知來者也昊英氏作處后潛龍之位積時為日繫月為歲始作甲歷以前民用歷之興也其與易道並行邪當伏羲代天而王邪是故在臺傳教告民示始蓋取諸震命子英潛龍氏治我陰陽甲歷蓋取諸革咨於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歲月日時自茲始無或不敬蓋取諸巽甲日寅辰木王於卯英

上甲歷歷起甲寅蓋取諸泰是故易易數也歷歷數也歷與易數擬故能彌縫天地之造贊治萬物之宜一陰一陽與時皆運一寒一暑農作用成寅春得天人時資理勤歲憫憫百穀以生庶品以寧惟日用而不知此甲歷之道也歷也者在歲之所行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歷也者盡易之所之物始於萌終於備甲歷之用其歷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始萌也若夫元會統章窮歷之數則非夫後時不備

叙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以所傳中秘書孫氏藏書參校中書繇多亡佚以孫氏書詮補圖備故書屢經傳寫字多舛誤以羊為正以快為决若此者衆為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為嘉以鵲為觀以為鳥為一卦兩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具已刊定可繕寫漢儒傳易明於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輅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

易林占之繇曰蠃封定戶天將下雨沛獻王輔用休
說卦謂蠃穴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寔在
震林林為焦氏可不疑贛延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易林用之卜筮
尚其占與變者政和間校書郎黃伯思校中秘書論
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雖同出於贛初
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晤乃合而一之於直日卦中求
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秘本朝王佖於雍熙二年春
遇異人為筮得觀之賁其占乃觀中賁林觀賁皆白
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

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
易其寔非也筮法固於直日林中求所遇卦於遇卦
林中求變所之觀從初決從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
未嘗與術矣僧論一幕掀天一同掃地自有得之繇
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
即顛傳天朝班歷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
數猶屢有符效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說未易
循也京氏季以卦爻分配春日坎離震兌用事自分
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
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既有之日亦宜然於直

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時有一刻二分頗晉并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兌用事於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文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候不必專取諸林漢儒林傳孟喜受易於田王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為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為諸易季說皆祖

田何揚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尚有之雖陰陽家不特災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黨同伐異可尽信邪延壽行事畧在京房傳中舉最小黃詔听番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季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既自可尚綴辭引類尤尔雅可喜尚其辭者於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勿諸畧抄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鵲林書

冬至坎上公中孚四世辟復初十一月侯也二

大夫謙五卿睽四公升四辟臨十二月

侯小過四大夫蒙四卿益三公漸三辟

泰正月侯需四大夫隨三卿晉四

春分震上公解二辟大壯四二月侯豫初大夫訟四

卿蠱三公革四辟夬五三月侯旅初大夫

師三卿比三公小畜初辟乾四月侯大

有三大夫家人二卿井五

夏至離上公咸三辟姤五月初侯鼎二大夫豐五卿

渙五公履五辟遯二六月侯恒三大夫節

初卿同人三公損三辟无七月初侯巽上

大夫萃二卿大畜二

秋分兌上公賁初辟觀六月初侯歸妹二大夫無妄

四卿明夷四公困初辟剝五月初侯艮上

大夫既濟三卿噬嗑五公大過四辟坤

十月侯未濟三大夫蹇四卿頤

唐僧一行云易孟氏章句京房本旨七略郎顛

所傳卦氣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惟

齊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十有二節五卦初

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偕終又京氏減七

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皆不經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字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文其初則二至二分也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金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馬文正推太玄歷邵康節譜太玄圖坎離震兌氣節直卦皆同一行惟以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從易軌云今術專本京氏用六為法以辟卦為局六時一卦日法

以直卦為局二刻一文坎震離兌願晉并大畜以分數除減半之蓋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六日六百刻皆周而與易象俱終悔吝吉凶亦可直以經卦世爻為斷

叙山海經

古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內別五山外紀八海郭璞注集釐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經八卷海外二海內大荒經也五山海外經端有條緒海內大荒經汗漫有不可通者是書流傳既少今獨道藏有之又圖子卷文多闕畧世有模板張生繇畫山海經圖詳於

道藏圖本然道藏所畫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畫圖有
經未嘗見者按五山經山多亡軼意僧繇畫時其文
尚完不然後人傳託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据模本
姑以道藏經圖參校繕寫藏之於所傳疑有曰一曰
或作之類皆郭注之舊云一作圖作者今所存也走
初讀楚辭文選陶元亮集見其多有山海經事恨未
之見夔求將二十歲方始得之其所名山川已隨世
變草木鳥獸類非久存之物神恠荒唐之說人耳目
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實而上世故實可供
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摛繹引畧盡則此書之垂亡僅

在固宜左氏傳獮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姦入山林
者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方物山海所述不幾是
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
湯文王之事篋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
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拍翳以為二人皆
未之詳考於太史公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
海經要為有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
州山川尚書迹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恠物余不
敢言也然哉郭氏歎道所存俗之所弃不無繹許之
過要之楚辭之學在山海經為所本君子窮神辨物

此書有不可廢者所謂臣秀即劉歆也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應光武之讖校讎之世必當王氏時也走讀漢執文志念其書不多見此山海經雖在亦且亡矣愛之不忍捐弃故錄寘家藏書中

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泉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為

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以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我我寂如其若亡歸如其若存挹而愈冲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信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裨螢鑿之竅元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于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闡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

人固莫知其孰贗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為集大成
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
雜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
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
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
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
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彌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駁
不疑乎貞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
該者宜莫芥夫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折中矣六
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

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
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
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迄
未知其趨鄉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之
緣蒿烏之冲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之行又何憚夫
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
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為其失
於本真匪敢言傳遊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
補不逮云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

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卑高孟氏於孔氏之問為有功其氣豪而辭下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耐以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偽從而為取舍焉不隨波於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別之

論語少學序

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諛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向求則得

之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曠曾箴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眇就之而不遠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灑灑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

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追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疾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書古文訓序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

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觀其衷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立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山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

表所以與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
相謀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
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昭地之博厚而靈於萬物
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濟之迭興海
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
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
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而已遺書學
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
之不可或廢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
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

吾於高宗剛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
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
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
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
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
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虞
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言不如子夏觀焉何敢
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
則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孔氏文義多本
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

多蹇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
昔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
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
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叙篇端
論以讀書之法

序反古詩說

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
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
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摭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
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曾臆之私乎曰固也

書